退溪先生集二十

書

書

與鄭子精琢○丙寅

昨冢枉顧羅門感荷感荷箬曰病思昏茫又似人多不能抽一二於百千追以為恨要示詩三冊諸贈行詩一束送還視至為佳 就中盛製行好然鄙意猶有所可慮者夫詩雖末技本於性情有體有格誠不可易而為之君惟以誇多鬪靡逞氣爭勝為尚言或至於放誕義或至於厖

雜一切不問而信口信筆胡亂寫去雖取快於
一時恐難傳於萬世況以此等事爲能而習熟
不已左有妨於謹出言牧放心之道切宜戒之
仍取古今名家著實加工而師效之庶幾不至
於墜墮也客使處問目如此未知其所答如何
答語若記來可得略見否然昨見公說客使非
能詩文者云竊料此問非甚該博善辭令者似
難條對若彼所不及而問之如此則適足以發
其羞吝而終歸於失問也如何如何

爭勝諸詩好者居三分之二其一分中亦非

無可喜但其未滿一分不好足以盡掩其二分之好其好之二分受累於不好之分而皆歸於不好是爲可惜故古之能詩者千鍛百鍊非至恰好不輕以示人故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此間有無限語言寒疾腰痛復作不能一一不獨學詩凡學皆然

與金舜舉八元 ○癸亥

朴君遊山錄來此非不久病未謄寫今被索還惘然如失余觀是錄文思瀾涌議論縱橫其於千峯萬壑競秀爭流之體勢脉絡高下遠近面

背往復無不包羅囊括縷析毫分自非胷吞海嶽識通化妙者何以形容得此可謂傑然之作難得之寶矣所可疑者其文亹亹乎似有好奇尚異之意故談山必及於域外荒茫無當之說以為始以為終論學必涉於事外遠闊不貼之證以言此以言彼是以總其全篇而取其好處則能使人鼓舞踊躍之不暇就其中而細考之往往不免使人聽瑩而滋惑詰屈而難讀也夫遊名山者其說固主於奇然其奇也各有分劑其言也各有攸當若每喜於詭論而或為之强

就貝其勢必至於心意而不返譬而為風雨
雷霆之倫是也故顧慕而為畫盡善也如何如何苟若君遠示之辱書
私見塞其厚意惟賜轉以語之幸甚幸甚

與白雲書院諸生 庚戌

長夏靜院羣居講習之樂大勝於吹竹彈絲故
金擊石也今人艷資盛頓無朋友磨切之益直是憒憒陸陸歲不救
延恒用懍然上沈監司書本不是觀聞院中為
膳存故實故欲得元豪亦事之所不得已者耶

禹一通付閱生應棋至上伏惟令兄賜載幸所欲陳於令契者何限難於率然故不敢也惟願諸君毋把第一件事讓與他人千萬為道為時勢力珍鍊不宣

答鄭子明士誠　李宏仲德弘

示喻理即禮也淡者禮之發也和即情也和者情之為數語似略見歸而辭未達意大抵樂由禮而生故樂聲之淡可以言禮之發理即禮字所謂天理之節文之理字也故註言淡者理之發則不可著言理

發也之本無
禮之發本作理之發

註者一本作指

禮之理而言則可
之和由人情之和暢而成故註言和者和之
則可今言和者情之為則不可若言和者情之
和暢而言則可直言和即情也亦不可
今樂形之形之者形而相較之也此言是但其
下語多未盡故改之曰古人之情和而不流其
樂象之則只言和而已盡不須更言淡也今以
今樂之流蕩雜亂者比之古樂則古樂之本於
莊正齋肅之意始形見而可觀故周子必復言
此淡字以明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太極圖說中語也今此論樂而云云亦與圖說主靜之意同云亦主靜之意所謂淡者本於莊正齋肅亦靜字之意此說是也

大抵通書所論諸說皆原於太極圖說故條條互發句句相應朱子註明無論讀者不自太極圖說而推其來歷則於不知通書之所作矣

答鄭子明

辱書旨欣慰無量老病未能入溪來敘曰高

勸讀道書者於易東書院因共讀心經書過數
警改人處亦有省改舊迷惑處第以阻水為患
僅千餘日而散去未能加積久之功為大欠耳
安道輩啓蒙亦未暇熟讀而轉入心經心經纔
畢安道則又以其母病侍往椒井心自撓悶而
去讀書如此恐無益耳龜巖傳疑本其僧已還
去不甚急急隨後亦可但其後亦有修改處今
安道表識各處報知于君等矣

答裴汝友 三益

別後悠戀俾來接翰知

積謗之餘　召命異常越固措辭頗姑信之
旨若偷度日第以春和後作如何出場撓處未
淺佑異翁果有如南冥所云然亦甚有扶植處
何可深斥作院立祠正不可不爾也幸勿疑責
勸卒成之爲佳

答南義仲　致利　庚午

別後思悠書至開慰若此虛弦雖賜易日
不啻寒日坐齋中與朋友講論才了得數三人
日課頓無餘力可及於自讀書每念前日之事
一門長之句而有愧於心矣二本再讀恐家有

[illegible]之[illegible]第示目錄紙[illegible]
下來[illegible]語[illegible]當上以待後報拙詩又改易[illegible]
呈去餘惟珍勵

答柳應見雲龍 壬戌

啓書欣審侍履茂福西行勢固至此君無嘆是
然鬼只在隨處自勉毋虧志業則材器之成不
期而至正不在區區得失間也僕閉戶讀書舍
寒自甘臥念諸君未緣晤款但有離索之懷惟
冀侍行珍勝不宣

答柳景文仲淹 柳應見而見成龍 乙丑

流[illegible]意欲讀書文憲其意無阻
吾輩子弟不得入院周武陵竹溪故親於彼不
有此禁耶世之謗書院者首以文憲為口實不
知坐何故而至此想是文風久衰士不知所向
紛華污壤所致此雖始謀不審之故今不思改
圖而因欲例警書院盡廢之此何意耶可歎
可歎聞景文春來欲歷松都觀朴淵奇遊甚羨
羨如何

與柳應見

[illegible]兒想佳前書近[illegible]

一歲之大日者之日也大日之一非一歲之一乎前說不
是之一字前說不能盡日者日也沈思至於若思久及後
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極論部說之非說雖未知已說之是非然士敬云云南
時請來以爲終當今世人人皆從其說況亦何
敢盡棄乎而必欲其從吾說也公亦且須從衆
爲宜然吾人有固若說之例部說雖近闊狹
可備或說而不可廢或說而不可廢或說
近檢未予大全元本其說答黃子耕書論大學或

問曰心意修次應曰有人心多忙
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人心之所
可修何哉云云又云
曰者之私己主於內
又周舜弼問曰念慮等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
一千此則心不得其
憂懼一箭千中見心有修眾云云
以此揆之主敬之說似失本意舍此無
而昔之云主敬不能入爲主不能
心有理未免有自私已見而未免也

答柳應見

示論避喧就靜甚善然而未免纏繞舊習欲靜未得想是見理未徹功夫未熟之故老夫亦自不免何以爲君謀耶正當彼此共勉以庶幾萬一耳已鼻之說甚新奇中已之爲大蛇固然然猶有可疑者若已鼻二字中已有不可把捉之意則只當云全爲已鼻可矣今更下無字於已鼻之上是全無不可把捉之意矣其於上下文義何如也當更思之今未可卒定餘惟珍毖不宣

答柳應見丙寅

溪上臨行病甚無憀別意草草追思缺然至杜
俾問遠及於豐感怍何勝老拙多蹇出山以來
風雪屢作春寒異甚諸病迭侵正使欲行勢不
可得矣捧狀入約六七日當還而期盡不至未
知何故深以爲撓榮川上狀後當俟　命於本
處不必來豐久留煩溷來安稍前至此今已四
五日煩溷又甚矣雪嶺撐天將此危病固難登
越況又有來示之虞所以忍辛留此得　命則
便可退歸萬一不幸而有未可便退之勢亦當
少退伏枕於榮川村舍以思處之宜但此舍

荒廢非常無一安著病勢爲慮耳時事紀不
得聞其中鬧城一事亦甚可憂後生狂妄不識
事體徒以尚氣爲護羣事每如此安得不爲他
日之慮乎不可說不可說昨銓曾奴二人持除
目過此趙士敬爲恭陵參奉此未知何人所薦
拔也雖云美意恐無益於事而反有所慮者十
年祠官九十老親不相爲謀故無益也無鞍馬
奴僕必未辦謝　恩之行人或指次非議此其
丁寧者如何如何旅枕無寐呼燈作書書不成
字

答柳應見

前見季報所愚非輕海深懸懸頃者夜夢吾不知以何事到安東舍雷數日忽念及公將伻人問候又念欲往見則情未盡方思忖如何未遣人而寤自恠何以有此夢也其翌日兒子來示公與渠簡簡云前愚快復且有瀟山烟雨之興之言心甚喜慰乃知所夢之有以也溽老痛觸鋼不得已至此時論不以為寒心甚懷懣又不可以此而妄進止不可悶默為結末遥

後侯讀罷奈何奈何就中傳喻尊丈令公又公
判朱子書於定州固知令公此意甚盛但此雖
前賢大訓經鄙人僭有節約而如是廣布無乃
益爲不樂者詬病耶公與而見不可不量時度
宜具白其故而止之乃爲善也海州本初卷近
方尋得畢校多有闕誤已皆修改其修改處一
一付標所以然者恐公昆仲及景文有此本者
看標改正則不勞讎校而得爲完書爲功甚易
故也雖知誠近不暇及此等事而適有之安奇
便人謾附寄去幸視至餘祈自慶加護

答柳應見

重得惠書具悉示意非不皆善但其中極有不能得盡如意者以滉非其人而適又丁時之有不可也校正本所以寄君者君等既皆有其本而訛誤不改則誤入與自誤改故也君等當由令前早停刊布以舉正也萬一未蒙聽許則又不可仍其誤本此則在昆季所處目錄每欲為之病倦未及紙頭詮釋星海二本往往分註入刊但多疎略而又未盡收今所校本比前差勝然猶掛一漏萬豈足於人見

耶圈點所以自表其警發意思處甚覺於昏滯
有益然以之幷刋示人則大恐得罪於具眼識
理之人何可安心爲之序文向者率然爲之語
頗支蔓不入矩度又思自爲之尤未穩善故罷
之況仲舉跋語中多用某意處有之跋若不廢
見者可知湜之爲有罪於此書矣又何更待於
序文而後足耶跋語中糊紙處云云甚不可故
當時錦溪草本內抹去錦不聽而幷刻之至爲
非矣大抵元書太浩汗不得已於節損僭罪則
多何功之有而極口稱揚耶頴昆季深悉此意

凡有印本者皆請去其語幸甚幸甚滉自兩重
得釋後庶有　天放之望而近日傳聞極有惶
駭事有不可知者方此悶迫不知所爲故云時
不可耳惟在昆季勿煩善處爲佳星本紙
薄毛起海本新件紙好傳送修改後不計早晚
收回亦佳秋熱將護珍攝

答柳應見　丁卯

近未相聞殊用懸懸俾來辱札具審近況甚慰
思渴舊證未盡快時復有作此亦常事以君方
盛之年恒愼將護自當康健有裕矣示喻云云

固知左右志尚非凡鄉向學拳拳之意甚篤眞不
易得也但未免病患纏綿遷延歲月誠有如來
書所慮有志未就之歎豈不深可惜哉此尊親
及朋友所以詢責者然也然嘗聞之昔童蒙卿
欲勿事科舉問於朱子朱子曰此非他人所能
預在賢自處之如何耳渾亦何能爲君謀亦在
君自度如何況蜚卿未聞有親而君則有父兄
在切恐孔子所謂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亦不
可不念也但一卜仕而終身乾沒者有之若是
則回視初心抑又何如耶所謂不義之冒積惡

之多不知何等事耶知其爲不義爲惡則當一
刀兩段斷置不爲可也何必問人自聞君營舍
立巖心未嘗不往來其間近裴汝友見過能言
其景致大槩恨病蹤縶不得一寓目焉奈何
奈何去就之說鄙意所在如前云云德未孚於
世行不信於人虛名欺
下召已上辭狀今則　特下敎書遣官來召
稱引非倫震悚須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適足
隆冬勢將道斃進退兩難膈臆靡許魂魄飛逸
不能一一

柳公（名鎡）碣文箇畨意謄示其人猶有未可知者無乃成君（悰）所見不能無羞故其言如此作恠耶

答柳應見庚午

再承書問知近況佳裕欣釋無已滉在易東因雨阻礙還溪上潦鬱作患氣多不平僅調攝度日耳示諭徐君志趣如是果爲可人第前日鄙書云云亦非謂其人不可與有言只謂吾學未足以達禮而妄論禮之變節以告人爲未當故也其來目當如戒謹藏以俟奉面之日令第出

玉堂來趨庭懽意可想所云滿堂之憂正如來
喻令人身不帖席奈何

答柳而見癸亥

書來知舊患未差奉深憂慮以公青年盛氣調
藥又不疎何故如此嬰纏耶恨訝不淺身恙常
在遠寮寧人意得如意至於所業之不能盡力
亦固其勢然也但隨時隨處量力加工常以義
理澆灌栽培勿令廢墜則如延平所謂此箇道
理時常在心目之間者庶幾於吾身親見之矣
蓋爲仁在己無與於別人若無此根本田地則

雖日與師友相從亦終歸於無益耳如何如何
滉畏寒不出山舍加以歲時應接紛紛殊無好
況又安有講治之樂耶

答柳而見 己巳

首夏惠書迨今稽報逋慢爲愧滉未死之前蘄
免吏議而退有何可稱而今示云云豈相知間
肝膽相照之語耶幸勿輕言語取笑於人也但
今旣反舊可得溫理舊業則其間非無味趣可
以樂飢唯其苦於衰劣不能大覃思大肆力或
恐中途而廢懍然日以爲戒耳奉先儀頃承尊

大人書亦云當入梓又以後語見囑滉非敢憚作但繞出都門謗言不絕至於近日所聞尤可懼當此之際作此等事恐不但自累累及於其書事屬不便玆未敢也須轉求于他處事傳達大人前爲佳澤手之義謬見在別紙十圖刊畢云兒輩得數幅寄示始覺其太長且廣不便於作帖舒卷看深恨當時未審而今旣已畢難追改耳

別紙

共飯不澤手舊亦深疑之古人雖質略然至於

至此等禮教以訓人之時已非寔尊未飯之
何至與人共器而以手取飯之理他食猶可以
飯尤不當然也舊疑如此但未見張子說如此
恐當從之不知何故呂氏說又只用古註也
接淑詩簿汚我私註汚煩擾之以去汙也小註
煩擾猶接淑也韻書揍或作按奴未切兩手相
切摩也淑本作抌摩之摩亦手摩之義
呂氏之意當謂既曰共飯則與共食不同蓋云
共食則或指他食物而言也今云共飯是止飯
而已非他食也

答柳而見

近兒輩自京傳致閣六月十六日書叙意諄懇不任慰荷且審其後已有覲省之行報書之難甚於在京之日今忽接書來自奉化喜幸又可知也所論分形色類界限之患厥終必至於不好若非自　天如日燭破如山鎮定將何以收拾彌縫永爲柞棘之地耶只如辭銓長一事亦可見時事之難爲矣不勝憂煎之至且如論學諸說皆出於身親經歷實語病痛處其與未見而料度不痛而中吟者相去萬萬能持循此書

久而不輟至於純熟則自然有心融神解灑然超脫處滿腔俗累不待洗濯而自無痕矣

答柳而見庚午

公以清羸神觀冒寒遠遊憂想不淺數日前傳聞好還不及修賀而適奉珍緘來自西原備悉途中諸況稅駕後動履之詳老懷不勝欣豁洗脚之餘不能無少憊亦在善養何慮之有一生甌窶不作觀周之行每有槎客之還健羨交懽奈於公還此懷何限恨不得聯床細叩也今以辱示觀之京師四方之極聲名所萃生習學術

一本天下有使字

訐舛如彼不知是天然耶抑人實為之以今云
云揆前日尹子固問答及魏時亮諸說陸禮懷
襄於天下乃如是令人浩歎不已然入燕者數
多能遇此等人作此等話頭者亦無幾公能遍
數百諸生發此正論略點檢其迹不易得也第
吳京欲相送與之相違是果為恨事耳啓蒙冀
傳令始刊於星州若後行貿來則其闕板猶可
追補刊也啓蒙意見向在京借人家一本來者
往往有發人意處西原人還附此一書忙未一

人之爲學趨向正當立志堅確爲貴觀此自陳之言所向已正更須志氣堅定不爲澆俗所移奪刻苦用工久而不輟何患無成但恐一時徒有悔前之失學而後日不能繼今之做工則終歸於無益耳

所問工夫先後立程規模則須先小學後大學而規模節目各具於其書在吾盡心盡力以求之耳若視此爲尋常或以爲繁多而別欲求捷徑新法而從事則非吾所敢知也

胡文定教子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本註已詳之大槩明道以聖人爲必可學希文以天下爲已任雖文定所欲法者非一而大端尤在於此也以忠信不欺爲主本須熟讀論語主忠信章大學誠意章潛心玩味涵泳體驗久久自當知之九容九思上做工乃是收放心之法甚善若李集彥所云則眞是躐等程子謂出門如見大賓便是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始得且不遷怒貳過其地位亦甚高初學卒難著腳與其做工不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著力也

以飲食男女爲切要飲食男女至理所寓而大欲存焉君子之勝人欲而復天理由此小人之滅天理而窮人欲亦由此故治心修身以是爲切要也

末段云中庸博學之以下至人十己千卽變化氣質之法故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已孔子謂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答李宏仲

由其清濁定於有生之初故其有生之後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也由其粹駁定於有生之

初故其賤質之際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也
拘者指其不能知不能行者而言耳然則陳氏
許氏之說不見其有不同也
氣質二字之異亦明甚如俗言氣運質如俗
言形質人物稟生之初氣以成質有生之後氣
行於質之中氣陽而質陰氣以知質以行也夫
呼吸運動氣也聖人與衆人皆有之聖人能知
而衆人不能知氣之清濁不同故也耳目形體
質也聖人與衆人皆有之聖人能行而衆人不
能行質之粹駁不齊故也

答李宏仲問目

授陳氏曰大學序第二節四箇性字須融貫
看透德弘今因指教似有見焉仁義禮智之
性是就天賦於人說不能知性之所有而全
之是就衆人說盡其性是就生知安行之聖
說教之以復其性是就中下之人觀感興起
學知勉行上說

四箇性字融貫看透之說大槩看得是爲學須
如此體認出来而又加以涵泳玩味之久自然
有會於心而有悅豫處方是心得也

訓義曰斷制裁割如以利刃裁物其長短大小各得其宜也當就處事上看

訓智曰分別是非如以明鑑照物其妍媸黑白莫逃其形也當就見理上看

朱子云分別是非底道理是平說智字名義也胡說妙衆理卽沈說涵天理動靜之機胡說宰萬物卽沈說具人事是非之鑑皆兼體用而言辭異而旨同然此等處若看未透徹不宜强求遽通但時時拈起研思玩味久久不置自然有

答李宏仲

爲學只在勤苦篤實無問斷則志日强而業日廣矣切勿倚靠他人亦勿等待後日可也若曰今姑悠悠必待他日雖往陶山亦不能爲學矣

答李宏仲壬戌

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寂下下感字上文雖論未發前寂然之中至此則要發明靜爲動之本故通寂感而兼言之蓋必下感字方見靜爲動之本處若如君言只說寂一邊則所謂其

本地之其字虛而無著落矣其可乎其字正指動處言

答李宏仲

來喻極言收斂身心之際氣餒神疲晝夜加工無一著手處此無他向來雖云向學實不曾下工夫今始欲實做工夫故手脚生澁田地窘迫心與理不相入氣與習不相隨何怪乎如來喻所云之患乎夫常人之學所以每至於無成者只緣一覺其難遂輟而不為若能不疑不輟不以欲速而過於迫切毋以多悔而至於荒奪善

究踐履之久漸熟則自當見意味浹洽眼目明快凡讀書玩理隨時隨處皆可以用工矣安有晝夜之外別求用工之地乎集子嘗曰做到極辛苦不快活處方是好消息來正謂此也中庸疑義錄在別紙可更加詳之金而精申啓叔書來留好在而精意欲下來云然何可必也韓永叔得病久未差云殊可念也滉不到清凉七八年矣洞府烟霞發於夢寐每欲一進而怯於危險未果也羨君高栖愧想而已

別紙

自誠明自明誠之說本章章句及小註已詳能細心研究無不曉之理若不得於此而別求他說以通之則他說亦豈能强人而使之知耶

幬訓禪帳禪音單乃單帳也然覆幬之幬非此義也韻會號韻有燾字音道覆也通作幬其下引如天之無不覆幬此說是也

悠遠接語類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又云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只說悠久未說悠遠然以鄭氏所云至誠之德著於四

之等說觀之恐悠是以時言故曰檃始以要終
遠是以地言如鬼被四表格于上下之類
不動而變天地非無動動而不見其迹耳然而
四時自行萬物自生是不動而變也聖人之不
動而變亦猶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流行無息上所以說
命字者與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同意
優優大哉云云總而言之莫大於三千三百分
而言之莫細於三千三百
道之粲煥明盛可指而易見者莫過於禮故獨

以禮言之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上先後之異未必別有他意但先言爲下不倍而後言居上不驕則與其下極言至聖至誠經綸配天等處相接語順矣不然中間插入說爲下不倍一段則語有斷續而不順

以愚自用爲居上賤自專爲爲下恐非是

雙峯以肫肫其仁爲率性之道恐推得太深遠不親切也

吾人制器皆有法象而車制尤所慎重周禮考

工記一篇可見也故特擧而言之
並育不相害只是擧大綱言之
小人之道只以其所行謂之道故韓子亦曰道
虛位有凶有吉
知風之自風乃設譬之意非以吾氣所發而謂
之風也
所喻首章卒章動靜先後之說恐未然也太極
圖說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指陰陽之氣
運行消長交易變易處言故曰無先後之可言
耳若在人而言豈可謂無動靜先後之可言乎

且來喻以首章專言聖人事而中間假學者存養省察之事而言之亦非通首章旣言道出於天其下繼言君子存省之道此是正說非假說也故此處未說到聖人地位至言中和位育之極致乃是言聖人事耳大抵首章以成德言故先存後省章章以進德言故先省後存其言之序當然故也不可以首章專爲聖人事也且來喻此段問答已先發問而歸答辭於或人故及其再問再答而結未定論之辭終在於或人言今問答無此例故今說來喻中易置數三字復

之意然後其說乃順幸更詳之

答李宏仲癸亥

示喻洞於塵務不可謂無之而日趨小人之域此固自警之言然不有眞切工夫可據爲實地則悠悠之頃不覺忽墮在此域中矣東都之行親命如此亦當無違但觀今世爲守令子弟者亦每有善惡兩途而從善途者十百僅一二從惡途者滔滔皆是不知君之所自處欲從何途耳臨還山舍草草以報

答李宏仲甲子

示喻形而上下之說則見得殊未端的說得仍未明快請略言之凡有貌象形氣而盈於六合之內者皆器也而其所具之理即道也道不離器以其無形影可指故謂之形而上也器不離道以其有形象可言故謂之形而下也太極在陰陽中而不雜乎陰陽故云上耳非謂在其上也陰陽不外於太極而依舊是形氣故云下耳非謂在其下也然就造化而看太極爲形而上陰陽爲形而下就彝倫而看父子君臣爲形而上其仁與義爲形而

而下所具之理爲形而上蓋無物不有無處不
然凡形而上皆太極之理凡形而下皆陰陽之
器也今必以生物之具看形而上之道所以抵看形而上之器似爲滯泥而不通
爲生物之具看形而下之器似爲滯泥而不通
至以未判已判爲言則所見又甚疎謬千萬更
加研玩精審虛心涵泳久而後乃見洞然無疑
處耳

答李宏仲

示喻周旋人事未即入山云云程夫子曰爲弟
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若能隨時隨處勤勤自

彊則讀書進學何所不可何必待入山然後能做工耶柳應見昆弟書深荷委傳誤拚何病其所云幽栖靜修所得日富之說非但君以爲愧洪亦有愧於其言矣知得太極圖說大全可賀但其朱子解第五條所引子思語大小之說來書中所云與別紙不同今以兩說參看書中者得之別紙者非也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註云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註云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內也發育峻極豈非以其統體

一本處字上有臭字

太極爲大耶三百三千豈非以其各具一太極
爲小耶別紙乃反以各具一太極爲大以統體
一太極爲小不亦誤乎又謂大者兼道器而言
亦非也此處只言道非兼言器也又謂小者指
冲漠無聲臭言亦非也冲漠無聲處小字亦著
不得矣尤可以見其全此全字指性之全而言
也人死木槁及人作土木成塵其說詳見朱子
答徐子融書他日可來看也大要死槁土塵亦
莫不有其氣有其氣便有其理惟其氣各有偏
理之在是物者亦不能不隨而偏若指其一物

而言之其偏處固偏矣若總指其無物不在而言之尤可以見其全體之渾淪矣何者理之爲體不囿於氣不局於物故不以在物者之小偏而虧其渾淪者之大全也然非眞識理字難以臆度而知得到此也至於五行各具五行之氣之說亦恐如此說不得也蓋陰陽之生五行譬諸人猶父母之生五子也子之氣雖曰卽是父母之氣然子旣各有其身則甲有甲之性乙有乙之性豈可謂甲之一身亦是父母之氣則必有乙丙丁戊之氣乙之一身既是父母之氣則必

亦必有甲丙丁戊之氣耶其實五子各一其氣則亦各一其性而已且周子既曰各一其性則當就各一其性處看得其意不當牽拽作各具五行處强解矣

別紙

近得曹南冥書云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中傷而害及他人豈非先生長者無以訶止之故耶請十分抑規之此說雖有病吾輩於此不可不痛自警飭故奉告之耳

答李宏仲

前日書來又未報近復得書合而答之於此先引朱子說而附以已見可乎朱子答徐子融書曰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有各一其性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

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
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
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
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
爲灰人陰陰去聲逴藏也記陰爲野土爲土亦
有此灰土之氣旣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
安得謂枯槁無性也是下但熟玩此說則所疑
死枯土塵之說五行各具五行之說皆可以得
其旨矣蓋性非有二只是不雜乎氣質而言則
爲本然之性就氣質之性今認

作二性看誤矣朱子又答滕德粹書曰所問禱
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為憂患所迫故
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
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處便更著力加意
理會積累工夫漸漬日久一朝忽然有開明處
便自然不為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
訓戒以為根脚如程子所謂未敢自信而信其
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
有以自立矣滉亦謂鬼神之情狀恍惚幽遠在
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其憑於人者又是其中邪

妄之鬼其爲巫覡假此以欺人者率皆造妖揑
怪以衒其靈異彼求問之人既有吉凶禍福之
念先蠱其心而就聽其說亦無怪其易惑而深
信也然其無益而有害不難知也且以避禍一
事言之如人作罪繫獄其讞獄輕重自有士師
非塗人所知所擅也乃貽問塗人而求免其獄
塗人利其賂也誑說獄情而且教以獲免之術
因以重取其財彼問者不察其故謂塗人能知
人獄事而可脫人獄豈不愚哉又以求福一事
言之如人入仕求祿者其拔擢陞用自屬君相

非塗人所知所擅也乃托賂塗人而求得進身
塗人之見利誑人亦如前所爲賂者不察而謂
塗人能通人仕而與人爵不亦惑乎夫人吉凶
禍福皆係於天非憑人邪鬼所知所擅亦明矣
如以刑人爵人事譬之天是士師也君相也巫
覡之托妖術術塗人之利賂誑人者知此則知
巫之不足信矣所諭學者盜名之罪出於有爲
人之心此說甚當然學而欲盜名亦不足謂之
學者矣南冥不分其人之誠僞而槩欲詆止之
此雖憤世疾邪之心其言亦有病耳至於人物

賦命之定於初亦有說古語云麋鹿走山林其
命固有所繫朱子曰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
棟梁或賤而爲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
定了以此觀之獸之被獲木之見伐皆定於稟
命之初可知其於人事事物物之不期然而然莫之
致而至亦豈不定於初乎然此亦不可以一槩
斷置或問於朱子曰氣數家之學康節之說謂
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答曰也只是陰陽盛衰
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會主此說參九
峯亦曰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乎數天地

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然則命之在物固不可易其在人也有可易之理至盡其道而不免然後始可委之於命故孟子有正命非正命之說又有有性不謂命之論也若無所爲而爲之語南軒以辨義利之分非所以論命也後書生數爲陽成數爲陰之說啓蒙詳之須就本文大根源處子細理會乃可知其橫說竪說無往不通之理今舍本源大義所在而小小摘抉一二端旁支末流處問難思索問答雖多徒勞而無所得矣故未敢一一條析也

鬼神之不可信亦明矣若子雖的知其理而
欲敬遠之儻家長使問諸彼而治已之病或
子有病而家長亦以彼救之則固可以不可
信之理委曲開陳若終不納則奈何
且當順從而以誠意回或為期可也
所詠花發巖崖春寂寂鳥鳴磵樹水潺潺偶
從山後携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之詩似有
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如何
雖略有此意恐推言之太過高耳
未知命之在天地則不可易而在人則可易

者何也

天地無爲而任運人道積善以回天
心志不定奈何

古人云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今師不足信須
信取諸聖賢之言聖賢必不欺人

答李宏仲

示讀論語未足遍數此正古人讀書以精
熟爲貴不以疾讀遍畢爲尚也聖賢所說命字
有易知處有難知處大要在我者盡道而猶未
免則吾無如之何是所謂命也非獨吾無如之

何雖自害我者言之亦無如之何孟子亦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一意也孟氏云不立乎巖墻之下尹氏云有所而不敢盡者正所以盡在我之道耳若不如此立巖墻而取覆壓處亂世而取禍豈可謂盡命而怨天乎此孔子所以稱命於顏冉而不稱命於季路也前書片幅所問徐子融名昭然蜀人滕德粹名璘新安人皆朱門高弟

答李宏仲乙丑

頃奉來書知高栖普賢讀書有味欣慰欣慰讀

論語踐涉兩年不無久於一書之病然久非所
病或恐久而無得則爲病耳所疑立字達字朱
子謂兼麤細說麤細猶言精粗也蓋此二字就
事爲之粗處說亦得就義理之精處說亦得只
如本註上段朱子兼內外說處說甚分曉可更
檢看則無此疑矣又嘗見中庸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陳潛室解之云其末有細底道理爲末
爲內麤底道理爲末爲外之說見於小註正與
此麤細之說同幷考之幸甚論語大旨或以

近似然此書乃出於一時門人雜記聖門師弟
子問答言行之類良輯為之其妙道精義頭緒
多端何可以一二字判斷得下耶范氏因孔子
以思無邪蔽三百之詩而以毋不敬蔽三千三
百之禮詩固主勸懲禮固主恭敬此兩說皆非
牽强也朱子以誠為中庸大旨者子思作此書
始一理中萬事未復合而為說亦非附會而云也大學或問之首以敬
為小學大學之本蓋敬固聖學之所成始成終
者非專以是為小大學書之大旨也今人徒見

此數書有大旨大要之說於論語散記之書亦必以一二字求大旨無乃近於牽强而附會耶言仁處求仁之理言義處求義之理言孝悌忠信處求孝悌忠信之道逐處研窮逐事踐履積久漸熟以至於融通發見則所謂大要大旨者將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不然其於句讀文義猶未窺藩籬而先以一仁字包籠一部書爲其要旨吾恐所得非眞要旨而反失正意終無實得也昔有人請楊龜山當讀何書龜山曰讀論語其人問論語中何者爲要切龜山曰若

要切但熟讀可也朱子每稱嘆此語以勸學者
又襲蓋卿朱門人嘗言於長沙郡齋隨諸生
聽講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因看孟子
千言萬語只是說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
工夫否先生曰某說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胷
中有所得爾如吾友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
差排着書豈是如此自今觀之七篇之書固多
說心然而非說心處亦多有之此人必欲以心
之一字包籠孟子一書又以涵泳二字準擬為
言故朱子斥之來喻所云無乃有類於此人所

見乎南軒類聚言仁說者正欲於言仁處求仁非以是爲論語大旨也克已復禮博文約禮兩禮字分別亦不然公所以要如此看豈不以顏子復禮工夫如彼其精微縝密而孔子約禮之訓只以爲弗畔矣夫以是疑二禮字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耳然但看弗畔章下朱子說引視聽言動而爲言又云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此其義豈異於復禮爲仁之事乎其論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一段者

行規矩之間最深切分明看此則不可分作

義說尤曉然矣仁字義近之說
出於何章不記本語出處不敢答耳

答李宏仲丙寅

凡讀書勤苦爛熟為上質疑雖詳明文不上口
治心則終不為己有何益之有公等每有不熟
旋忘之患故云云及同姓三寸叔母夫本無服
非徒此也三寸姪女夫四寸祖母夫孫女夫皆
無之所以無者推不去故也若三寸姪婦四寸
孫婦有服者婦人內夫家故為夫黨服三寸伯
叔大功四寸父母總麻故已亦以大功總麻

報服也至如叔母夫姪女夫等彼於我以妻親不爲服故我亦無可服者於禮不別言壻屬之服降等之制未詳何意妄行短服追補日數恐猶勝於遂不服也

答李宏仲問目

心經質義先於仁何也

凡言有由本而至末者有由用而達體者此則由用達體之語或又疑偶然取文字便於讀耳不言禮智而曰中正何也

朱子嘗論此云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

一本爲字上有以字

正是智之正當處禮智說得籠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凡言此四者或以性或以情或以陰陽或以存心制事此莫是以情言者卒此兼性情言非獨以情言之且以陰陽言者非爲陰陽卽是四者只是將陰陽分四者之動靜爾

書異而未言其所以異未嘗豁然於斯焉近
按圖說小註及孟子首章註皆有朱子之說
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
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
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仁用也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義用也然則恐於
圖說以陰陽言之故以正義爲體以中仁爲
用答張呂書則以存心制事言之故以中仁
爲體以正義爲用乎朱子此說不及中正而
今兼舉之者舉仁義而中正在其中故耳

中正仁義分體用之說前日所以奉告者已
從朱先生說中推究而言不敢自作主張恰
恰恐致有未盡底意道理今所引一段在先生此
說中最爲條暢明快示及深幸但於中言存心
於正言制事恐非先生本意此則當更詳之
孟子體有貴賤云既以心與耳目之類分
小大又以一指肩背謂小大何歟
此章本以口腹爲小體心志爲大體然小體有
形而易見大體無形而難知恐人之未曉也於
是更就有形之物分其小大貴賤而譬喻之梧檟

大而貴者也賤辣小而賤者也場師之一舍一養失宜則爲賤場師焉此是遠取諸物猶爲末切故又卽吾身而設譬始於大體之說若置一邊只就小體中而自分大小則一指之小肩背之大判然易見而易知者也人若養一指而失肩背豈不爲狼疾之不能顧者耶在鈞是小體中猶不可養小而失大如此況可養口腹之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者哉人之賤爲如何哉

孟子善辟譬吟詶議論發越能警動人處

答亭安申

詢及諸說皆非愚見所達請且各據其本說以
明之其正衣冠一段本朱子答方耕道書中語
也其上文有曰願更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自
立規程深務涵養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
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
肅不欺不慢而已今詳垂問之意欲知於此可
以分動靜與否夫爲學者立日用規程之語固
當動靜兼舉不應有所遺闕使之偏着一邊工
夫也蓋其曰正衣冠曰莊整齊肅是以靜言然
而動時衣冠豈可不正容止豈可不莊整

所擧二字一本無之異一本作雖有不同一本關下有亦字如下無朱子二字箴下有中字

一本力作功

一本語字上有本字

而實體行之一本作深體實驗而力行之一本其下有用力之三字切字作善

嘗請學曰一思慮曰不敬不慢是以動言然而靜時此心尤不可不主於一本原之地又豈容有一毫欺慢乎故朱子又嘗曰心體通有無貫動靜方無透通正謂無貫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貫動靜方無透通正謂此也至若所擧四先生言敬之異各是發明一理皆不可闕如朱子敬齋箴動靜表裏主一無適備擧而言之安有取舍於其間哉而其用力之要則亦當各從其語旨義之所在反覆研味而實體行之恐又不當別求他方便也若欲就此求其所當先者則意亦切矣先生嘗答何叔

始一本作可

言書略曰持敬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誠能莊整齋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於此驗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齋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滉竊謂四先生言敬之中程子整齋嚴肅一段卽朱子此書之意所從出始學之所當先莫切於此由此而入至於力久功深而有得焉則所謂三方入處皆在其中者始信其不我欺矣公與李棐彥所爭二說固

皆先儒格言然觀其各據一方堅執務勝之意
恐未免同歸於一偏之弊也何者靜中工夫一
提則覺墮落於禪寂富中故也何如

書

答李方伯問目

音韻既言眞其獨下獨字身所獨諟曰音節獨字心所獨下獨字又童言之今人釋上字言下有諟字之言又於諟曰此是身所獨居與上言下有諟字之言同今人多眩於此說不文已所獨知之獨不知此定字兩說初非鑿枘音韻而爲爲說已說不知此定字兩說初非辨別上下獨字之義與獨知

之獨有別也若如此說則不但非定字之本
意亦失章句之義也此說未知信否
說意章句獨字令人誤看陳說而有身心之分
某亦疑從其說近方覺其未然今示張說爲是
或以四端爲情或以七情爲情情者性之發
也既以七爲情則所謂四者果何謂耶入之
情有二致歟
情之發或主於氣或主於理氣之發七情是也
理之發四端是也安有二致而然耶
理本無形若無是氣則奚有獨發之理乎

天下無無理之氣無氣之理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理而無氣之理出來不成氣而無理之乘則陷利欲而爲禽獸此不易之定理若渾淪言之則以未發之中爲大本以七情爲大用而四端在其中如好學論中庸首章是也孟子四端章則專以理言之而氣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

既謂之七情四端而又謂之人心道心者何也

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兩箇道理

也餘詳見答奇明彥問目

七情四端有中有不中者何也

以節則中不以節則不中

然則其所以爲中節者奈何

嘗觀朱子答張敬夫書曰喜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

節便是未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未
有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
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心不宰而失
其正也此說明白的當學者深味而熟察之則
久乃見之不須別立話頭也

向者張謹錄惻隱之誨曰惻隱氣也所以惻
隱理也德弘辨而質之曰夫四端理之發其
所以能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
者氣也何者理本無形無是氣則理做出來
不成故謂仁之乘氣而發者曰惻隱仝君錄

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隱然有主乎氣之意蘊蓄以爲徑著其說向蒙先生見教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確乎其不可易也今也若謂喜怒而曰喜怒氣也猶之可也若謂惻隱而曰所以喜怒理也則竊恐將使見之者疑四端本出於氣而成之以理也豈而論之有人乘馬而行于塗指以謂人乎以謂馬乎若謂之人則可若謂之馬則不可何以言之方其乘馬而行人主乎馬服於人則行

者雖馬而行之者人也然則非馬之行實人
之行也若如公說則人不主馬而馬實主之
也子又盍觀夫火乎火本無形而假薪而做
得形影然則明者雖火而其所以能主張者火故
也然而謂之者皆以爲火而未聞以爲薪者
何也假之者雖薪而其所以明之者薪
也今公以此爲是則見火之明而必以爲薪
然後已矣愚故曰若謂惻隱理之發其所以
發之者氣也則可若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
理也恐或不可

惻隱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理也此固北溪說也質之師門而不見斥然渾亦分了宏仲非之似不爲張氣字不無侵過理界分蓋疑惻隱氣也一語太主無理但宏仲說亦有差盖理發爲四端所資以發者氣耳其所以能然實理之爲也今宏仲乃以所以能三字歸之氣其失殆甚於北溪之說矣理之乘氣而行朱子亦以人乘馬出入比之宏仲人馬之說本諸此其說無病矣以其大新爲比亦人馬之類未爲不可但又以所以能三字歸之新亦不可也夫抵論說義理精微之

以其二本乙
一本微字
下有處字

可輕易亳釐有差繆以千里故也朱子人乘馬之說見性理大全太極圖說第二十一張小註

從長者入人家長者求食而主人不肯强而食小子私欲不與而却恐拂長者之心食而退思古人云宅食吾不食不知喫得底地底食何如

不知長者是何等人若是泛然年長之人則當其强求食時我以他事先出不食其食可也若是已家尊長之人須委曲白其不當求之意不聽求得食則已亦不可不食也

朱子曰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蔽愛
源曰利心人本無之而只緣有己有物彼此
相形便生出來然則如美色觸其形而好色
之心出焉者亦是本無可出之理而只緣他
出來乎

由其相形而喜喜都要好於己更不暇計如何
此卽利心也若好好色之心只當言欲心不可
言利心

天地之性性字未詳何謂虛縞見勉齋答論性
之說曰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

氣質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
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
本然也然則此性字就天地本體上說乎就
人物稟賦上說乎
以此論張子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則可
張南軒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
無曷是怒也而有血氣義理之分者何也蓋
情者氣發而理乘之者其於忤逆之來怒發

而當理則是之義理之
血氣之怒何者怒之時理得爲主而氣聽命焉
則是之義理之怒也發而不中惟氣是行而理
遂隱焉則是之血氣之怒也所謂是義理非在外
者卽所乘之理也所謂血氣非由外至者卽
所發之氣然則氣與理相爲勝負氣麤而勝
則理負理達而勝則氣順也
此言甚當

答奇宏仲丁卯

昨因淳孫知君獨入清凉令人亦務烟霞之癖

矣是癘疫之逐君乃所以推而上了天也然於靜處不得靜中眞味居山恐亦無大段有益也不知君所謂滌塵胷反初心者如何而能滌能反耶此中方伯明欲來訪溪山魚鳥將未免塵喧之及殊覺敗人意也

答李宏仲

示喻諸說率然難報當俟後便奉告愚見也所云向者思慮有得有沛然底氣象今則覺勞耗無悅豫之味此殊可悔以次第言之先覺勞耗而後得沛然可矣今倒次若是然則所謂沛然

者定非眞沛然也不過是介然之頃發得狂妄
底心情耳其於實得有何干涉乎故旋復失去
全然靠不得不足尚也至於今日勞耗乃是實
用工而未遠有得之閒有此乃學者之通患雖
古人善學者其初亦未免此須勿厭勿疑更加
點檢向前期以久遠自然有得力處然而自此
至於沛然處又有多少工程來翁沛然眞所謂
見卯而求時夜矣

答李宏仲問目

不知不識　孟子論先知覺處註知謂知此事

覺謂覺此理知識二字亦做此看則豈爲量耶

半不知底人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而踐其實三者之功互進積久而至於眞

知其不可如此則庶可免矣

劉練段下小註引荀子說　按語類此一段本

是答李敬子所問而其於說止於自欠了分數其

下有或云如此則云云曰公且去看荀子曰云

云又其下復與敬子答問今程公說許多說話

中刪節合爲一說故有如此意不相屬處看來

荀子一段若移附操存章則似爲穩當

淡底金　金中夾雜鉄多而金少則金色淡矣

不會斷得　不會揀言不解

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　以此譬爲已之學用心於內銖累寸積而有得也

此雖誠之動　嘗觀程朱善惡皆天理之說趙氏此說未爲不可程朱說見於遺書近思錄不子大全未易畢舉後當面論耳

憂事至則靜而理　當大憂大難則雖與些小

憂患所處不同然亦當隨其事理分限各盡其
道而無撓亂豈非所謂靜而理耶
凡有動作知所懼　是不論心之所發事之宜
不宜上帝之臨汝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皆知所
懼
志帥心君　總其大體而言曰心君指其所之
而言曰志帥其實非有二也
都不理會　公以此上文有以敬為主之語故
看此句亦欲作敬說然細看此處語意只云都
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底只

是言人皆不務在我不知吾心之如何但一向務爲治人之事云耳未見說到敬處若敬則是理會我底時所以存心之法耳

才敬看做甚麽事　此在語錄中差異處未易看得出其大意謂人患不能敬耳纔能敬則但看所做之事是何事或大或小或難或易彼或此心無所不管事無有不可爲者矣故曰登山云云入水云云人患不能敬耳本文無此語須帶此意看方得

只是徒然　言恐懼憂患不能爲吾害只是空

然而已

德輝動於內　上只言民不爭不慢而已則其效有淺下言民莫不承聽承順則其效愈深愈遠矣

一團　一團猶言一段但一段以分爲各段而言一團以合爲一圓而言

拘迫　如拘攣則氣體勞傷而生厭苦太迫切則心神煩促而不寧帖所以難久也

節飲食　口腹節適所以養氣義理準則所以養德

爲難之爲一本作尤

嗒然　莊子嗒然似喪其偶注無心之貌又韻書忘懷也

不遠復章心過爲難防以心過爲一念之差固當然推而言之如大學之自欺莫知四有五僻論語之意必固我孟子之納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皆是心過當一一驗之

誠意章此大可驗　此指交戰處言之但交戰之驗以理言持其志以下以做工夫言謂欲持志使氣不能亂當就此交戰處看其理果勝欲與否以爲驗也

人之血氣有虛實　氣血者如君與我者是也
血氣虛故心氣亦不能實疾病易乘或刻苦
做工則心神耗損有甚於他人不可不戒常宜
節嗜慾保精氣勿過用心力以自完養程夫子
答張思叔之言約而盡矣

温公謂行誠以不妄語始　人有應接最易失
於虛妄者惟言語為然故聖人教人以信為言
語之則信之與誠一理也故行誠當自不妄語
始況欲不妄語必須言行相顧而後能此温公
所以善教劉公所以善學也

爲病而卒無得耳

答李宏仲

所喻敬之體用來說看得似詳密然先生說必有其義不應無義而謾作此語恐當尊信其語而虛心玩味反覆不置久而後方得意味到常情所不到處不當纔窺得外面影子而遽以已見橫加其上議其是非如何也但渾會於此說未入思慮只作尋常說義理看過故亦未致疑於其間今當因來說而更思繹焉或有少益未可知耳太山爲高程子語也但謂太山雖高而

有限以比事業之有限非以太山喻道體也

答李宏仲

數日前得書及詩外以慰喜適有密陽人南弼文進士來訪語數宿其人老而志學亦有小篆錄文字來相訂質緣此無暇未即報答為愧二者難兼之喻固知賢者有此意思甚好吾乃反以舉業勸之極知非宜然公家尊諸丈皆願公如此屢發警責吾所親聞者亦多以公為子弟之道何可一切不聽專用己意耶如此雖使成就得古賢事業猶為失子弟之道況未必

成就而將兩失之耶故公不可不兼二事方爲
學業何可預慮耶只是公少不讀書今已晚矣
而亦不勤勵雖或往往讀過一二書專無劇讀
爛熟之功功分於細註盡看之煩想必久久在
然如不讀也以此爲學雖專此事恐無見效之
時也今開欲讀朱書此書固不可不讀然卷帙
不少時月之間所不能了願公姑且停之須先
讀詩至佳至佳孔子以不學詩書爲腹空假使公專意此學自古安
有不學詩書底理學耶晦翁盛年讀盡天下書

窮盡萬理門人皆效法之覺於躬行切或稍疎
故力言尊德性以救一時之弊非謂不讀書專
治心如象山之說也非但晦翁雖象山之學亦
無不讀詩書而但治本心之理顧公思之前日
面勸讀詩今問讀何書是公意以讀詩為不切
於心學而不欲讀之此大誤也故索言之耳

答李宏仲

承知移寓去寬淨而就庫隘果可恨也讀詩之
功分於友講雖計麗澤之益亦好矣且詩
自雅以下漸多艱深恐難以立限期草草易了

知止一段亦得之但以有定爲統說而分看於心身上微似有牽强之病

意者心之所發此段看得支離益更衍義合附會皆不是元來本然底道理務窮竅金社撰說出來此乃爲學之深病也大抵情意二字先儒以性發心發分別言之既已明白無可疑處朱子又就二者相爲用處說尤更分明發出恁地謂發出如此如見入井而惻隱自然發出如此見喜事而喜自然發出如此是也主張要如此如當惻隱而主張要如此經營拯

故當喜情而主張要處置遠喜事是也故以舟車比情以人使舟車比意今當只就此等明坦正當處白直曉會沈潛涵泳久之自然有貫通處蓋心是合理氣統性情底物事故非但意爲心之發情之發亦心所爲也理無形影而盛貯該載於心者性也性無形影而因心以敷施發用者情也因情之發而經營計度主張要如此主張要如彼者意也先儒以情是自然發出故謂之性發意是主張要如此故謂之心發各就其重處言之惟孟子知此意故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側隱情也而謂之心者情因心而發故也
來喻不思此理誤以情爲乘意意爲載情於此
既誤故其下光新之喻氣發理發之說入心道
心之論皆穿鑿附會無一可者也情意思志念
慮朱子及諸儒說詳見性理大全
斂謂收回來就心裏說非謂收放心工夫也敬
謂放撒舍殺謂散之去在萬事萬物上看非
謂擴充工夫也以上論大學
亦自是　非獨自字亦含蓋意蓋子靜他
說多不是而此說是故云

人心之中理字能爲好底反是爲不好底能有
能一則不畔於道心主於人欲矣程子謂人
心爲人欲朱子晚覺其說猶有未盡故不得不
改從今說
王魯齋說意義多未明瑩故士敬去之然去之
亦恐未安
不睹不聞本謂已所不睹不聞故此處亦下一
其字其謂已也然屋漏乃是人不見之處則亦
可兼人不見聞之義看也蓋與謹獨對言則分
人已單言則可兼看

中庸之以成懼謹獨爲從事修道之教而做工夫故朱子之言如此

莫枉了五通　非五通之神所祟而妄以謂五通所祟是五通神枉被虛言故禁之曰莫枉了五通也

不用筒不使匙即不理會心之謂也所云似是而實非也以上論心經

答李宏仲戊辰

近又得前月卄六日書深慰審等遽遭酷禍諒已奔赴僅得免死云慘怛之極無以爲喻

況病身如虛屋四面受風冬深以來愛日亦實
疾不得出往經月在告惶悚如何可云君賜事
又至於相違此不知由天耶眞可在也
讀書月瀾其能不輟功耶勉旃勉旃向來敬之
體用來示以屋子與規矩爲比眞說當又衍似不
可窮竟若以愚見言之屋子有屋子之體用規
矩有規矩之體用棟梁堂室屋之體也四各有
用屋之用也圓攝方攝規矩之體也爲圓爲方
規矩之用也亦猶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感而遂
通心之用也靜而嚴肅敬之體也動而齊整敬

之用也謂規矩體用因心而
見則可若謂規矩體用便是
用便是心之體用則不可請
虛明只以此數語思之久熟則自然有見也如
何

答李宏仲

滉來山舍庶得閒中趣味亦可溫理舊業而有
郎與一小孫隨之琴聞遠又來日逐程課更有
提述等事頗費心力少無閒隙於大原實功未
有所事殊乖本意

答李宏仲

一紙朝遣俄獲兩東知有講劘道義之樂可
可尚示喻清夜吟意思大槩得之但愚恐只是
無欲自得之人清明高遠之懷閒遇著光風霽
月之時自然景與意會天人合一興趣超妙潔
淨精微從容灑落底氣象言所難狀樂亦無涯
廣節云云只此意耳以是揆之前說近是而後
說則似涉於牽强附會也如何如何心經所論
異悉

洛中儒生李咸亨參議拭之子也在彼相見不

意遠來難以處之姑留此耳

答李宏仲庚午

首經單股周禮謂之弁經古人用此經以吊喪乃經之至輕者也五服之經皆兩股況於親喪用單股經乎儀節之文吾所未知也今勿疑用兩股今俗用三股亦無稽之事不可從也喪主之說家禮立喪主下本註及附註不啻詳說何疑之有但今一家主人外無同居之親且尊者則不得已主人兼拜賓耳

答李宏仲

滉以阻水爲虞去易東還溪上已數日矣其初
若避暑無所被金彥遇諸人勸挽往書院漸聚
得十餘人共讀心經講論之際多所開發方知
昔日昧誤處不必信乎獨學成孤陋矚澤深滋
益恨不得與君共此樂也第緣諸人各不能無
事故不得爲久住計不免指日趁課有匆匆說
過了正與朱門讀書法相違其間又或有滯見
硬說不能虛心順理合衆說而公折衷處亦多
如滉自恐已見之亦誤竟不能力主張而過去
其或已見明無疑處雖力言之竟不相信以此

見講學到十分是處亦甚不易事也栗何
厚外薄內之病平時固當以此自警飭至於身
病治療時此說用不得也金而精持敬講學之
說豈獨公以爲愧老拙尤愧朋友間有此等責
望之言也示啓蒙云橫圖固先於圓圖但孔
子就見成圓圖而說起因發明易逆數之義遂
及於橫圖其序自如此邵子又因其序而爲
之說朱子所以先橫圖而論之意則王齋之說
已明今何疑之有不可以動靜分體用之說果
有可疑卒然思不得徐更詳之後日面論涼

候已生野處愼攝加護

答具汝膺 贊祿 ○丁卯

書到且見琴閘遠知來寓月瀾令人幽興自生也聖泉諸人昨遣人來似有來陶山等處之意而不爲速計耳書院記諸君及城主意皆然揔者似難回避但久廢筆硯心興又如此疐落何能辦得容易耶雖辦又豈足觀耶庵近諸臺中其初入處第一臺曰招隱在考盤之左與考槃相對有長松其上者疑思在凝思之左者曰朗詠取笑台賦凝思幽巖朗詠長川之義也在五

臺之東中半高處欲築凌雲臺而未暇也其最高處曰御風臺此處亦時未築而平曠可坐而騁望總六臺拜月瀾爲七臺也餘懷未悉

答具汝膺

別後悠戀忽此書至深以慰遣況將入溪上爲諸人所勸挽來避暑於易東書院共讀心經頗適意也但眼疾往往因看書氣倦而發發卽如在霧中以是功難接續可歎固知君志學有好意苟能持此勿失久而愈力何患無成第以門尹之故種種之望太迫只此一念常橫在胷中

義理之學無緣入得來假使閒或勉强掇拾入
來敝錮者動不得新入者隨即消歇無覓處奈
何故舉業雖不可廢惟付之蒼蒼勿太汲汲則
庶乎可耳惠來佳色披玩開豁此處諸人亦有
此作當共藏弆以爲後識聞新卜甚佳然屋未
成而先名無乃倒耶在今非所急也故未副惟
冀深勵不具

答具汝膺

易東相聚固是好事共讀心經甚有議論從前
看未透處看未盡處得以看透了看到盡底或

有謬誤看處因得省改麗澤相資古人所樂方信不我欺也但以各有事故院中又將有營幹不能爲久駐計未免限日立課每日趁逐程數講訖日力無多舉不能熟複沈浸深味而實體之如朱門讀書法是爲欠缺又人之資質各有病痛其易達文義者以爲本無難曉似不復留意於深求積功以爲實得之學其不及此者繳繞於文義而不能超脫似未易到得心融神會以趨於眞踐履處其或會經看讀而知其說者又自信已篤其於正知見處如此篤信固爲甚

好往往有所誤看處亦主張太過不復聽諸人說話此亦非小病痛非一番相聚一讀過心經所能變化然而諸人既去後或能接續其功久而不已安知其不有所得至如某者歸後雖念念思警勵奈此老昏日用之間覺得專一時少二三閒斷時多如之何如之何來喻欲自矯其昏惰之習而求其方嘗聞之子思子論思誠設五學加之以弗得不措已百已千之戒終之曰果能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夫愚而能明則昏者去矣柔而能強則惰者變矣若此明

訓古人已自入字打開說與人公以為不足而
問及於此何異舍康莊不由而求道於旨者耶
又如人有重病得萬金良藥而不服又欲求醫
而問方然世間千萬藥中安有不服而能去病
之劑耶滅平日氏昏情最甚嘗有悔於予思之言
而今乃以此勸公者自家有稽不起底稽予思
欲觀公致力而效其為耳偶感來書之問虛心
無所挾故幷近事索言之幸須致思而毋忽

答吳汝膺

易東集記落成並行可謂嘉尚之事若此後所

以修其實事者一如始之美意則豈不幸甚
丹陽孫守所疑禹先生祠宇與聖殿連排並立
似爲未安孫守能改置則善矣而徑已遽去可
恨若無連並之嫌而傍邊隨宜立小祠則釋奠
同日之嫌不須避也丹陽伯之辭無所考據恐
黃公或有聞信稱書如此不敢遽然非之以俟
更詳也禹先生從祀之典極重
推之先生未必在四賢之後然從祀之典極重
吾輩識見未到斷此等大事未可以輕議取舍
於其間也妥道之咸昌近日當還還後傳疑加

補處始可相問但其母有病恐未暇及尊書冊耳

答琴閑遠蘭秀才　癸丑

去冬一書後未見來報恐書或浮沈復恐足下未免遂爲窮鬼所賙隨壞其志業雖見吾書不以省錄也昨趙士敬至都傳示惠書披讀及復乃知邇來所讀書史次第正當如此觀書文字比舊殊進志趣亦可尚以此爲根本更加策勵庶不至放倒而進益可量老夫慰喜何可限量僕輕於一行遂至經歲濡滯今則國人皆知其

眞病但苦無許退之例一向拘住隨俗旧汲汲
有失已之悔令人憂懼欲於關東僻邑乞補以
去亦無當關此亦出不得已之計非本志也則
豈固必爲哉要在明年去就耳士敬西來足下
失一同志想多悵悵僕數年林下尚未脫俗況
不得一叩清涼之雲閣旅食京華魂夢飛越承
示抱書往遊靜中之樂宜多有獨得處未易言
也心經苟能潛心積功入道之門不外於此僕
啓發於是經非一今不推乃來若失嚴師益友以
足下之篤志得此用功豈可量耶勉之勉之但

不可急迫求之耳通鑑一書既可為格致之資又可益科舉之文今而讀之尤善尤善聞溪堂風飄雨淋他日之歸又不免復有修葺之勞亦坐僕輕走俗狀之故可嘆書不能盡意惟望二業並進日加勉力以副所期幸甚

答琴聞遠

書來具悉近況深慰旅懷僕年前一番輕出善無歸便歲月如馳忽已再見春華矣闔東嚴最只有旌善之關官事板蕩非病人所堪故不遂補外之願竊食太倉不能夙夜於人馬之力回

首舊學茫如夢迷應俗稍人每有自失之視頓
無由中之樂不唯得罪於古賢亦且貽譏於今
世奈何奈何君屢入仙山獨處靜思必有所樂
於胷中者多矣而恨未同之也但學而無與講
明之人此亦宜吾子之所大懼也然果能篤信
古人而於日用之間主敬窮理親切用工眞積
力久則有以灼見聖言之誠不我欺何憂用功
之未端的耶至於心之馳騖爲飛揚僕自正坐此
患以至老而無成何敢爲君謀之然而熟觀前
賢之論此事迫不可强力把捉亦不可急迫

制縛如此則非但無成必至生病須寬著意思
優游涵泳而惺惺主人常不失照管此法差爲
簡約而朱子所謂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
後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養爲本領工夫一
節尤爲警切此語見於心經附註所引中庸首
章下可考見也所喻居家父子兄弟間逐日行
禮見到此處意思甚好昔徐仲車先生具
祀笏行定省之禮家人初甚駭笑久而方信至
如今世吏判安先生每日見伯氏必行拜唯謹
古今箴行皆美之君子固多行之者不獨小學

之禮當然也但於此亦有不可率意直行之理故孔子於季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問斯行之之戒者是也然而此事處之得宜甚不易既不可率意直行又不可遂廢不行但平日須實誠意隨事曲折漸就其所未行者猶可以次而舉之家字信既著則其所未行之行來行去一家與在家不同亦當以此理推而行之庶免狼狽也不獨一家爲然於鄉黨朋友之類雖其事體盖俗於學古之人無故嫌憎君一介寒士與敎孤拙之人相從而率然行古禮於人人之前誠

恐不及見信而先遭怙怒摧辱之困使未梢無收拾無以自樹立則將並與其此少內得者而廢之故不得已而發此言要非直已行道之正法也在君皇之前已禮所謂嚴威儼恪乃臨下之容以之事親則非所施也蓋道無定體隨時而有變故君子之容貌氣象亦隨而變如鄉黨一篇所記是也是以一人之身當事親之際如此當臨下之時則知彼可也有人於此事親之時猶以嚴威儼恪將之是局於氣質之過嚴無

議於道哉溪堂初構鳩拙甚矣使我在彼猶未免頼弊況我不在而兒子不善護視以至於將棄幌我之久不歸而恨兒之不好文雅也和詩寫在別幅笑覧幸甚餘惟冤方大業兼不廢程文以副所望

答琴聞遠甲寅

久絶聞問今因孫君傳書始知近況深慰懸懸京外榜出得失驚鶩人波滿雲騰而奉道榜內無賢名雖我不能不爲之恨焉今見來書無一語及之而結茅山間方修舊業味衆人之所不味

此乃人所忽焉而吾心益以愛尚焉此志久當
益堅勿爲人言所搖奪此事窮且不改勿爲外
慕所遷壞可也但於此有一焉國俗草澤無名
之人往往有不能庇身之虞況親心所望於子
弟者豈在立揚末世科名安可廢哉是故程泰
門下鮮不應舉而師席亦不禁斷此意亦不可
不熟慮而兼有攻業也此間富隣有一儒舊嘗
受業於慕齋息齋兩先生門下其志甚篤兩先
生亟稱許此人遂不屑舉業於經書之類但看
過而已不曾熟讀背誦如舉業業者之所爲當其

看時無不曉解意謂吾有過人之學自處殊不
卑厥後經涉憂故避讒畏禍遂自放倒亦不再
加讀誦工夫亦不能爲製述事業如是雖欲科
舉發迹得乎予觀其人資質非凡而既不得力
於學問又不成名於科目今與恒人無異甚可
惜也亦可戒也願君勿似之千萬是幸第所可
憂者既係念於此則無不偏重於此朋友中前
後變遷其終頼似別人者比比有之小得則小
異大得則大異入泮則異於前立朝則又異於
前其中不易所守勉勉不已自虛求益者絕無

而僅有此非他故無得於內故隨地而受樂固當爾也顧足下又勿似之幸甚偶率然一來今見三霤衰朽鈍滯不宜時用即合舁藏而　朝無致仕之例歲逢受由之恭亦無端棄去形遯之間機關可慮以此成此因循深自愧病近日兵務尤不甚昨始釋負閉門掃軌稍章於拙分今聞新關齋舍清幽之致可賞明年歸臥月澗著有時乘興杖屨復嶺可共對榻歌詠先王之道此樂不淺跂佇而已餘不能縷縷向寒保鍊加

向者似聞與士敬往竹溪書院比來一向不得
信音未知書院當得幾箇月做得甚工夫其院
中凡事頓不如前云深恐一朝遂至廢設不是
小事奈何奈何僕旅寓寒節保病極艱春江一
種不待桃浪而欲發未知能諧計否耳聞君話
計良艱當此儉歲何以遣日然古人苟志於學
不以窮苦而廢窮而益遂廢初非志學者爲耳勉
之勉之

答琴聞遠 丁巳

前日出山見過猶有慰望恨無以嗣音長牋寫意兼惠三詩足見近日篤學勵警省之深深啓蕭齋居積久益加進修新喜亦因以自省也以此意告之何耳但恐一時作意難恃前得日當則舊習自除耳且古人雖貴悔過自責然不可太為刻切煎迫如此則反為悔野燒依舊草生則無如之何耳且古人雖貴悔過自責然不可太為刻切煎迫如此則反為悔咎所累胷中積留善惡之心延平所謂積下一團私意着正謂此也不可不戒今着來喻實未免有此過累如知此病而欲去之須一切掃去雜念日間只宜虛心平氣讀書應事厚以養理

後灌培養之久久自當於理趣得力則物欲之
生自輕自少君子中正和樂底氣象漸可馴致
若不如此徒切切思過屑屑計功則與長戚戚
者相去不遠而終無所成必矣來詩自咎未必
知送後若得知則不敢隱也試事既不免則亦
所當勉毋忽不宣

答琴聞遠庵午

朝正吏來京得十二月十一日書知入清涼累
月不出山窓讀書趣味當覺日勝所以慰寫病
懷者爲如何過譽此來無意義加以自至月

來長在病者真不堪更議定矣不意又有霍秩
之　命性鮮之際徒召人齒詬竟不得免一誤
之末事事皆誤後日將何以見君耶自量身
病雖　君關懷當萬無報效之望聞歸計不
可不決所憂有何惡事或生於其間耳來喻云
云君中間學不力而事多誤正如示意然僉令
能改已往之事如塵掃鏡空復何追念之有哉
頃獨思之中庸博學以下至雖柔必强真是子
思喫緊爲人處在聰學力於此今以告者告以爲知

何舉業雖極害事古亦難廢如果能此道
兼之矣滄浪卜築幹僧化去云吾雖歸無可
此事者不能不爲之屢歎也

與琴聞遠 辛酉

昨聞聞庶母之服對客忘報今乃追告禮庶母
之服緦麻指父有子之妾言也然則似謂無子
之妾無服也然又謂父妾代主幹家事者加
厚云今尊公侍人雖無子乃代幹之人宜服緦
而稍加月數爲可也當思古禮所以辨有子無
子而服者古之卿大夫妾御頗多凡婢皆妾之

類也不可泛指父妾而皆服緦故以有子服緦
爲文其實當觀情義輕重而處之故又有稟父
命行服之言須以此等事理量處之爲當讀者

與琴聞遠書

書至爲慰　東宮禍變出於不意萬姓無所係
望比古來莫大之慟奈何奈何然而服制則內
外百官四日成服七日而除其他士庶人則無
服以未嘗臨莅而德惠不及於民庶故也惟於
禮實啓單字內有禁屠殺一月之文然此亦指
都城內而言非指外方也則外方士人之家通

六七日後舉行廟祭恐無不可也若如宴會等事則葬前決不可爲耳禮過仲月則不舉時祭但窮家多不及仲月而每因以廢之反爲未安故寓兒有如此之時亦不禁而遂行之矣於君何可異云耶先亡於父母喪其祭用肉與否禮文無之難以臆決當俟後日更商量也

答琴聞遠 甲子

所喻出入無碍當行而不得因有靜中工夫未必不勝於浪出入虛度光陰也高齋雖近閭閻

傍溪臨塘亦足玩心游息苟於此學有得力處則將無往而不得其樂況此一佳境乎但所謂立志不强講學無力之語則在君眞所當戒也蓋君非無志也而所立不强非不講學也而其學已晚此爲可憂之處今知近日讀書者書多遍數漸覺有異於初云此學而有得之驗甚善甚善誠能如此積累不已加已百已千之功則志之不强者自當强學之已晚者不足憂矣暗者開明疑滯處通曉矣其勸止識書者固不足恤而用力之餘沛然以出則何施不可但入皆

先儒於舉業故不肯用力於此公無此累何難於用力耶諤年來不讀此書殊覺憒憒春夏山居欲再溫習一過或得往來相資之益是望耳

答琴閘遠乙丑

諤近與趙士敬書問足下何在作何工夫且云若不讀書孫山雖好何益士敬答云聞遠頃來其家旋入孫山未知作何工程益令人馳想今朝山民過門投書開讀欣然又知靜處見讀朱子書甚善甚慰諤數日前偶苦河魚兩三日今已清安陶山自李德弘輩移道谷後無他人金

士純去月念後來寓冒極熱踰山來往覽書傳
疑義因究期三百箄法又及律呂等箄今垂畢
矣此人敏而嗜學與之共業甚覺有益今則來
寓溪齋耳鄉邑寧靜秋成有望時事諸生攻普
雨不得空館而散猶不
聞普雨邀騎驛馬事
于濟州臺諫請拿致訊鞫後定罪雖不得請然
絕島禦魅少快輿人之憤至今月初諸生已就
館云十三日 發引十五日 下玄宮二十八
日卒哭卒哭後黑笠黑帶白衣云來喻已搆山

續脩縣志祠廟有勞篆執固然矣若除此等不得已事外其餘日月不少休廢厲志著力如不及如將失之久久自然有得令人皆被舉業外纂鑠壞了惟公幸早脫此厄正好大肆力於此事而未免悠悠泊泊若只如此了一生雖與役役塵埃中乾沒以死者有間亦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耳不知公亦思之及此否耶適諸人迭有來去未暇致悉

答琴閘遠丙寅

昨俾來緣有問目卒乍難辦今乃追報為愧滉

腹肚脹證間間發作山舍近水多冷濕不安居
處蒲節入溪上仍留不出山徑茅塞殊覺廢職
耳海州本朱書近方讎校至第七冊誤錯甚多
隨手改正因得溫理一過更覺義理之悅我心
猶魚豢之悅我口孟子之言眞不我欺其見於
日用之間亦比舊差親切明白儘早近處看得
有儘高遠底但苦病昏精神短損不能極意下
工夫一瞬目間旋復失去賴問難之至或多有
警發處耳孫兒讀書疎率聽言不加精思無在
乎所錄之多矣也考得其誤須逐處修改妻妻

日間能不廢讀書玩理否試期臨至人皆汲汲於所業君又怠慢於此事是不但同儕於彼或反不如彼當為君憂之故聊言之耳僕身病且僮病不出山舍度暑湫上幸近絕人還往得以日編書冊隨事體驗似覺稍消親切然而少忽於顧眄之頃已復失去益知古人所以日加戰兢惟恐不及為是故也而吾輩自來名雖為學實未嘗下手也老矣無成欲保餘日專意致力而朝中故舊貽書詢責者相繼

令人惶惕不自安奉答而士敬近修何業頃得其書粗答而有未盡意後當再報其所校心經時未卒業後畢乃報耳知見為致此意

答琴聞遠

南冥一齋為人未易以一語斷予自古處士出世例多議論今之紛紛亦何足恠哉然亦各其人有以取之眞可戒懼耳

答琴聞遠

示喻運見事所云退役之難非不料得但不奉長時者入至戒言諸生誦習此等說話聞者

知此今纔有一事到手便不用其說殊非本志之所願欲者意謂待七月間爲之雖未免霾黝之恨不至於腐朽其黝色則受丹雘而可無之故前與士敬書聊發之耳然此事非輕不可以一滉言斷置稟議于城主及諸君善處之令無後悔幸甚

答琴聞遠庚午

頃見具汝膺聞君舊勞三子往龍壽今得來簡尤以爲慰至於簡中所叙從前失學之由及近日蹉跌之恨皆出於中誠非外飾空言之比可尚

可尚但徒知如此而不能深思力矯以收效於
晚境則其一時懊歎自責雖甚痛切亦何益之
有哉大抵公之資稟一邊雖明而一邊實暗雖
知恥自好而猶未免俗見與近利此所以學不
進而多悔吝也若儻既以學問爲己任又得此
名於世間固當平分用功眞如學記所謂倪焉
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可不負其素志不取笑
於人矣每觀自吾身以及朋友多與所學相反
皆不强人意常自愧惕不容于心茲不得不爲
公言之耳非謂公獨不能而我能之也今當各

思勉勵以途此願也老拙因實客騷擾日用閒
尤覺害事無可如何可悶
與琴聞遠
前者來此之夕君於城主前謝除戶納之雉懸
姪因白弊戶亦當納雉而未得雉其實雉二着
已納官矣城主翌日遣人還之滉心甚未安遣
奴請復納城主固不聽不得已受之矣因思往
者趙士敬請納蜜而得除已爲不當君又請納
雉而得除尤爲未便其終亦使滉已納雉而還
出君等何不思之甚耶且滉從前未嘗請除一

貢物者以民供　上
世卿居品官輩或强梗不納或請乞除減將使
守令何從而得供　上之物乎城主待君等異
於凡人豈不以君等識廉恥可尊敬之人故耶
而君等乃不知所以自重其身非公事而屢至
偃室至則不免有循私廢公失已害直之干請
然則城主廣度雖容豈不心賤之耶非徒城主
鄉人亦多竊議之其非浼乎日有望於兩君之
意千萬推類而思之凡百戒之戒之他日雖見
君或於衆中難盡言故縷縷至此願留此紙以

示士敬弟弟

四卅